

最近一次同学聚会，才知道高中的57个同学，到今天已经走了四个。

这是非常揪心的事。从小学，初中，高中算起，加上大学的同学，走了的，掰掰手指头，十个手指头都不够用了。这是个悲哀的故事，这又是个必须发生的故事，符合辩证法。想起来，未来的几十年风雨日子，所有的有意碰头与无缘照面，他们都不可能与我们话语人生了，留给我们的只是他们过往生活的一些琐碎的小插曲。比如，某某人的字很漂亮，某某人的长跑速度很快，某某人的嘴巴很会说话等等。

人活着总有一些事情要做的，所以大家都忙着各自的事。当年的别离是新的憧憬，走开是个定数，不可违逆。这走开，确实像一把蚕豆抛天空，去向都是天命了。随着时间的走失，大家关注与聚合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问询与交流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 到后来什么都没有了，这是没有对错之分。我们想起是因为其中的一个人走了，才想起去过往的他，才会感觉自己的情感世界里，少了一点记忆，但这事又很快过去了，因为你实在忙，你实在累，你得先管好你自己。

人活着就是一步向远方走去，走向远方的哪一处自己最清楚。看看天色，头顶上苍穹的灯鲜亮的越来越少，光线在慢慢淡去了，有的已经接近灭了，心里就很难过。时间啊，真的有脚步，有声音，真的催人老，好像没有做许多的事情，几十年就过去了，同学见面了，说的却是某某人，某年某月，因为某病某事走了。又说好像是不应该走的，是去外地爬山摔死的。爬山岂能摔死？偏偏就是让一块滑动的石头砸断了自己的脚后跟，最后与石头一起去了山下的草堆里。

清明，我要去爷爷的坟头。爷爷几十年前就仙逝了，卒年八十有四，高龄了。看望爷爷想想自己，自己也已经六十有余了。此去经年，岁岁如此。每一次去就是我与祖先的接触，是我对死亡的端详，对生命的审视，所以觉得有意思，有意义。记得爷爷逝去时，手还是握着盛有咸菜汤的饭碗，父亲把饭碗从爷爷的手里

拿开，爷爷的手指像一把钳子，依旧弯曲着，父亲想掰直，试了几次无果。父亲告诉我：“死人最后抱定的想法与做法，会让你想一辈子。”这话极为灵验，当我们回忆爷爷的时候，这个细节屡屡提起。生命呀，终极有终极的归宿。

最近几年，我参加了许多大殓的事。我的那些老亲戚，他们像是完成了自己使命似的，一个个地走入了先祖的行列里了，先是大舅，再是大姨，后来是老姑父，再是大舅妈，一个接着一个。母亲说，他们也确实都老了。我的小姊妹干脆与母亲打招呼，请求母亲在百年之后别计较女儿哭不来。母亲说：“反正知道了。”母亲的坦然，当是我们的幸福。母亲还健在，健在谈生死，就等于认同宿命，看上去是消极的，但仔细一想，感觉反而可能更珍惜活着的每一天。

我大学毕业一年后，一位姓张的同学走了。这个同学读书十分认真，为背《离骚》，右手拿着书本，左手拿着馒头，走到哪里，念到哪里，背到哪里。大学毕业半年就生病了，一生就是一个字——病。我去看他时，人脸手脚都变形了。我安慰他说：“现代医学技术越来越发达，看好是有希望的。”他笑着点头：“希望是真的。”这是将要别离世界的人对生存的渴望，但渴望是意念，意念就是意念，改变不了事实。看后几个月，他还是走了，三十岁出头一点点，也算是一生了。

现在同学聚会多起来了，从大学一直聚到小学了。最近听说，有的人从幼儿园开始聚会了。大家说：从穿开裆裤朋友开始聚起，意义更大。这个想法无法用对错衡量。时下不少人聚会都是因为上次的别来无恙才会来的，但是从事物发展的规律来看，别来难说“无恙”，至少有小恙，至于什么“恙”，“恙”在谁身上是没有必要追究的。“无恙”是符合人生规律的。人的一生长短不一，但都叫一生，一生是否美好度过，有个好的心态比较重要。所以说，同学聚会是否问问有啥不开心，需要调整点什么，做点什么，其实倒是实实在在的。

别来无恙

高明昌



春，在溢满的花香中。暖风轻柔，拂过面颊时，我都会朝着阳光来到小溪边。因在这满径的绿化丛中，有着最早开花的白玉兰，馨香随风而来。只见雀鸽飞翔在万里云间，却不见有人再低首留意冬寒残叶。这时心中的诗情画意，像湍急的河流溢满了心间，颇觉自己又年轻了一点。一步步再往前踩，迎春花儿含笑在阳光下。对着那黄黄的花儿，我悄悄告诉自己，任何的风儿与花儿，都会在相匹配的情语之下，绽放自己最灿烂的一面。

陶醉在春天

蒙蒙



让我们珍重。突然，我惊喜地发现，其中一处纪念墙上，不知是谁，悄悄地摆着一束寄托着思念的鲜花。虽然他们已离开，却不曾被遗忘。

归程路上，不免有些思绪万千：那些一路同行的战友，虽然与我们生死相隔，但那并肩作战的记忆、生死离别的哀伤，还有他们挺拔的身影和可爱的脸庞，定会像纪念广场的雏菊一般，在凛冽寒风中迎风绽放。耳边突然回荡起一首歌，叫做《你永远不会独行》。我想，这也是作为一名公安人的无悔写照——

当你穿过一场风暴  
请高昂你的头  
不要害怕黑暗  
在那风暴尽头，是片金色天空  
和百灵那甜美的歌声  
穿过风，穿过雨，  
你的梦想或许会破灭  
但带着你心中的希望前进  
你永远不会独行  
……

2015年4月11日，奉贤公安英烈广场落成。转眼间，已近三周年。每年前往英烈广场祭扫，已经成为奉贤公安民警共同的习惯。赶在清明前，我决定带着家人一起去看看。一清早，太阳羞蒙蒙地刚露出了头，我们就已出发。

到达海湾寝园，门前灰白色的花岗岩牌楼矗立，像沉默的巨人。门外，是一路相隔、海天一色的杭州湾，海湾旅游区标志性的大风车和观音寺遥遥相对。门内，是疏林曼草，绿树浓荫的狭长步道，悠悠蓝天，皑皑白云，一路的安恬静谧，将庄严肃穆悄悄挽起。

纪念广场坐落在海湾园的南端。广场并不大，呈半包围式设计，整个形状酷似展翅飞翔的海燕。海燕头部连接的是长70余米的人造瀑布与假山，山顶苍松翠柏，水际安享，像一道天然的屏障拱卫于广场南侧，形成一幅融合美丽与静穆的画卷。海燕尾部，便是与外界相连的通道，青灰色的长长石板，两边是修建整齐的冬青树与石楠花，与周围挺拔的罗汉松簇拥，如忠诚的卫士，将半圆形的广场怀抱其中。

沿着通道一路直行，映入眼帘的是一男一女的人民警察雕像，面容坚毅，栩栩如生，以一种笔直庄严的姿势昂首敬礼。塑像前方是盾牌形式的铜火炬台，塑像下为青灰色的大理石底座，刻有一枚警徽及苍劲有力的鎏金字体——“奉贤公安纪念广场”。两侧为大理石浮雕，西侧浮雕雕刻青天碧海与

你永远不会独行

武仲轩

的大理石长城状纪念墙体，像鸟的翅膀，将整个广场包围托起。墙体表面有白底的碑文，镌刻已故民警的姓名和生卒年。站立在碑前，认识的，不认识的，熟悉的，不熟悉的，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曾经并肩于公安战线奋斗的战友，一共64人。

一阵清风徐徐吹过，墙上的黄色雏菊随风摇摆，远处的罗汉松沙沙作响，好像在他们悲伤，又好像

四川金堂五凤溪镇，是近年来恢复打造的历史文化名镇。古老的水系，起伏的街道，茶楼戏台，特别是林立的特色小吃吸引了众多的游客，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在镇旁边的贺麟故居才是这个镇的魂魄所在。

成都上游的岷河、中河、北河在金堂梅林公园外三江汇流后称为沱江，从这里始，千里沱江蜿蜒曲折，两岸山林叠嶂，江水碧波荡漾，行至淮口转了一个急弯，这就是有名的云顶山和炮台山了，此处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沱江过淮口，地势宽阔起来，水系纵横纤陌，竹林郁郁葱葱，贺麟故居就坐落在五凤溪上游的杨柳湖畔，它背靠紫金山，坐北朝南，有竹木掩映，80余间大小山欧式土木结构房屋紧密相联，处处相通。大堂、客厅、耳房、长廊、池畔、绣

旅游

花房等较完整地保留了清代川西民居建筑特色，有的还能从梁上看到建房的日子和时辰，其中的绣花楼更是中国唯一保存完整的小姐楼。

从贺氏家谱中可以看到：贺氏祖先从姜尚(太公)姓氏演化逐渐繁衍，传承至今近3000年。贺麟从小受父亲的熏陶，8岁在故居读私塾，在四书五经中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成都石室文翁中学，成为全校两个能写通文章的人之一。1919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师从梁启超、梁漱溟大师，毕业后赴美国接受系统的西方哲学训练。在那里，他把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进行了比较性研究，并对黑格尔哲学产生浓厚兴趣，为此放弃在

哲学大师故居行

谭平

美国读博机会，转入德国柏林大学钻研黑格尔，成为中国研究、了解、翻译黑格尔哲学第一人。1931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并兼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他的三本著作《近代唯心论简释》《当代中国哲学》《文化与人生》确立了他在当代哲学特别是新儒家学术潮流中的重要地位，是中国哲学界最有影响和成就的国际哲学大师。

从家谱上看，贺氏家族成员都是爱国爱民的优秀分子。贺麟的侄儿贺杰先生是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的副总，他传承了家族的文化血脉，工作之余投入到贺麟基金的筹办和策划之中，贺麟故居的开发与保护，与国际哲学界的交往，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同策划贺麟哲学思想的传

一切有着正义感和道德良知的人们的公然挑衅。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说一声“不”！

这些歪曲历史、恶搞英雄的事件，都是对民族精神的亵渎，也是对良好风尚。对于为国牺牲为民牺牲的英雄烈士，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给予他们极大的荣誉和敬仰……从总书记的讲话到国家立法，都表明了党和政府在这个原则问题上的鲜明态度和坚定意志，这是对正义的支持，也是对邪恶的否定，更是对无数英烈们的慰藉。

剪了溢满花气的阳光，才知道自己原来醉梦在难醒的春之床。在那春来时的当儿，我总会想起幼时，妈妈带我去公园。对着万花缤纷的园景，妈妈总会对我说，春天的美丽天下第一，因为它是众合的奇美，万物可比。在我少年时代，妈妈又会在春天里对我说，下了课，多去河边看看柳树的绿影，因为它是春天的第一轮翠景。读中学时，妈妈又会在春来的第一时间要求我，心中要有个理想。如今，再逢春暖花开，妈妈对着窗外春意盎然的景色，却再也不跟我说任何有关春的话题。但此刻，我已经参悟到任何超越心限的妙道了。

我和妈妈一同走在小路上，欣赏着春来到身边那一刻醉心的风景。我漫步在林间溪水旁时，手机叮咚叮咚地响个不停，一打开，啊，那个我心灵上的伙伴，发来了她拍开满油菜花的田野的照片，黄绿一片，辽阔无边，让我第一时间享受到了春的美丽，更让我感受到了溢满了花香的气场，带给人们一身的阳气。

被春气裹满身体时，我感受着如我在青春时期务农的每一个春天。当桃

已春，不由老盯着檐下燕子旧窝，再仰望空中，希望见到燕的身影，再住我家。

一排住宅就我家留住过燕子。老人说，燕子灵性，只择好人家住夏产子。我不知道燕子凭啥本事在短短几日内就能判断哪家是好人家的。人看人都得盖棺定论，燕看人怎能一下断定了？燕子厉害！那么多鸟类学家，有研究过这一奇异现象吗？

燕子是鸟类的“游牧民族”，为了寻求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每年南迁北徙，老燕子能连续四年寻归旧地。第一次燕子在我家檐下筑巢时，我认真观察了全过程。先是数只燕子每日在这一带绕圈飞舞，忽上忽下，不时滑过院子。最后，有两只燕子整天在我家院内频繁进出，估计是一对恋燕。数日，檐下出现筑巢迹象，没几日，黏附在檐下的泥窝迅速成形。每个燕子都是建筑天才，窝的构造独一无二。

既然燕子选择信任了我，我也得好好待这对燕子夫妇，决不惊扰。我并没有看到燕妈妈肚子变化，却在某日听到了燕窝里有“吱吱……”的声音，有燕宝宝了！檐下热闹起来，燕子夫妇十分忙碌，一刻不歇，此出彼进。

燕宝宝露头了，很有秩序，轮流探出窝外，扑腾几下。数日后，燕子爸妈将宝宝一一带出窝外，燕爸燕妈的叫声响彻这一片天空。

燕宝宝能飞了，连续数天不停在院子上空绕飞，留住记忆。我却感觉是燕子们在作告别。

花红在每一条田径边，金黄的油菜花开满了片片农田，我扶锄在那田埂边，远远地望去，我似乎被浸润在了花的海洋中，被暖暖的春风吹得醉醉的。我无数次地对着洁净的蓝天说着我那爱的春语，我那爱的祖国江山，我那爱的四季春天，我那爱的青春岁月，我那爱的万花春恋。此时，回忆溢满了我的脑海，犹似幽深渺远的昨天又来到了我的面前——牵着妈妈的手，踏在万花间，吟唱着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是我心中那充满的爱。

春呀春，每年的一次见面，我都陶醉在满是芬芳的花气中。

春润云归

(帛画)

穆益林

播，他都亲历亲为。他策划的五凤溪世界哲学小镇已获得政府同意，也得到德国哲学界和中国哲学界的大力支持。贺杰先生告诉我：“故居附近的清华林已经建立，故居旁的哲学大师大讲堂马上奠基，还将在故居里建立北京大学展堂。很快，一座世界级的哲学小镇将出现在世人面前，这里将成为世界哲学圣地和殿堂。”

站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不禁深思：这里的山形地貌和一条河流怎么就产生了一位世界级的伟大哲人，因为这个人的出现，让东西方哲学能够相互交融，就像三江汇流成沱江后奔流而下给大地带来丰收；也因为这个人的成就，让众多的先哲和名流能在这个故居汇聚一堂，就像平地隆起的云顶山能观察天地万物一般会给这个世界更美好的希望。

浏览新闻，发现我国的法制建设又有新举措。据媒体报道，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即将进入审议程序，并在短期内正式施行。其中格外受到外界关注的有《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

让我们为此叫好。这个告慰英灵的立法，既是对英雄烈士神圣权益的有力保护，让烈士的血不白流，让烈士的英名流芳千古；同时，也必将促进整个社会尊崇英烈，德恶扬善，进一步弘扬正能量。事实上，古往今来，英雄一直是一个民族永远的精神丰碑。一个崇尚英雄、弘扬正义的民族，才是有希望 and 未来的民族。中华民族正是这样一个崇尚英雄、弘扬正义的民族，从古到今，世世代代，有多少英雄的业绩彪炳于史册，又有多少英雄永远活在民族的记忆里，成为激励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大动力。

然而，让人痛心的是，有那么一个时期，有那么一些人，打着怀疑历史的旗号，利用自媒体等手段，编造谣言、歪曲历史、恶搞英雄、诋毁先烈。曾几何时，像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等激励了几代人的英雄人物，有人竟利用娱乐化的手段进行调侃、恶搞。

这一切有着正义感和道德良知的人们的公然挑衅。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说一声“不”！

这些歪曲历史、恶搞英雄的事件，都是对民族精神的亵渎，也是对良好风尚。对于为国牺牲为民牺牲的英雄烈士，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给予他们极大的荣誉和敬仰……从总书记的讲话到国家立法，都表明了党和政府在这个原则问题上的鲜明态度和坚定意志，这是对正义的支持，也是对邪恶的否定，更是对无数英烈们的慰藉。

剪了溢满花气的阳光，才知道自己原来醉梦在难醒的春之床。在那春来时的当儿，我总会想起幼时，妈妈带我去公园。对着万花缤纷的园景，妈妈总会对我说，春天的美丽天下第一，因为它是众合的奇美，万物可比。在我少年时代，妈妈又会在春天里对我说，下了课，多去河边看看柳树的绿影，因为它是春天的第一轮翠景。读中学时，妈妈又会在春来的第一时间要求我，心中要有个理想。如今，再逢春暖花开，妈妈对着窗外春意盎然的景色，却再也不跟我说任何有关春的话题。但此刻，我已经参悟到任何超越心限的妙道了。

我和妈妈一同走在小路上，欣赏着春来到身边那一刻醉心的风景。我漫步在林间溪水旁时，手机叮咚叮咚地响个不停，一打开，啊，那个我心灵上的伙伴，发来了她拍开满油菜花的田野的照片，黄绿一片，辽阔无边，让我第一时间享受到了春的美丽，更让我感受到了溢满了花香的气场，带给人们一身的阳气。

被春气裹满身体时，我感受着如我在青春时期务农的每一个春天。当桃

已春，不由老盯着檐下燕子旧窝，再仰望空中，希望见到燕的身影，再住我家。

一排住宅就我家留住过燕子。老人说，燕子灵性，只择好人家住夏产子。我不知道燕子凭啥本事在短短几日内就能判断哪家是好人家的。人看人都得盖棺定论，燕看人怎能一下断定了？燕子厉害！那么多鸟类学家，有研究过这一奇异现象吗？

燕子是鸟类的“游牧民族”，为了寻求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每年南迁北徙，老燕子能连续四年寻归旧地。第一次燕子在我家檐下筑巢时，我认真观察了全过程。先是数只燕子每日在这一带绕圈飞舞，忽上忽下，不时滑过院子。最后，有两只燕子整天在我家院内频繁进出，估计是一对恋燕。数日，檐下出现筑巢迹象，没几日，黏附在檐下的泥窝迅速成形。每个燕子都是建筑天才，窝的构造独一无二。

既然燕子选择信任了我，我也得好好待这对燕子夫妇，决不惊扰。我并没有看到燕妈妈肚子变化，却在某日听到了燕窝里有“吱吱……”的声音，有燕宝宝了！檐下热闹起来，燕子夫妇十分忙碌，一刻不歇，此出彼进。

燕宝宝露头了，很有秩序，轮流探出窝外，扑腾几下。数日后，燕子爸妈将宝宝一一带出窝外，燕爸燕妈的叫声响彻这一片天空。

燕宝宝能飞了，连续数天不停在院子上空绕飞，留住记忆。我却感觉是燕子们在作告别。

花红在每一条田径边，金黄的油菜花开满了片片农田，我扶锄在那田埂边，远远地望去，我似乎被浸润在了花的海洋中，被暖暖的春风吹得醉醉的。我无数次地对着洁净的蓝天说着我那爱的春语，我那爱的祖国江山，我那爱的四季春天，我那爱的青春岁月，我那爱的万花春恋。此时，回忆溢满了我的脑海，犹似幽深渺远的昨天又来到了我的面前——牵着妈妈的手，踏在万花间，吟唱着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是我心中那充满的爱。

春呀春，每年的一次见面，我都陶醉在满是芬芳的花气中。

春润云归

(帛画)

穆益林

播，他都亲历亲为。他策划的五凤溪世界哲学小镇已获得政府同意，也得到德国哲学界和中国哲学界的大力支持。贺杰先生告诉我：“故居附近的清华林已经建立，故居旁的哲学大师大讲堂马上奠基，还将在故居里建立北京大学展堂。很快，一座世界级的哲学小镇将出现在世人面前，这里将成为世界哲学圣地和殿堂。”

站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不禁深思：这里的山形地貌和一条河流怎么就产生了一位世界级的伟大哲人，因为这个人的出现，让东西方哲学能够相互交融，就像三江汇流成沱江后奔流而下给大地带来丰收；也因为这个人的成就，让众多的先哲和名流能在这个故居汇聚一堂，就像平地隆起的云顶山能观察天地万物一般会给这个世界更美好的希望。

燕过

詹超音

